

此善彼擅

○ 剑及履及

在妈妈的心中,没有比善良更高的人品。在孩子的眼中,没有比母爱更暖的亲情。84岁的老母亲卧床60天,没有一个儿孙不来看望她老人家。聪慧的母亲笑盈盈地告诉病友:“探望就是善良,聊天就是孝顺。”

擅长询问的母亲,对每一位到病房的人,从家长里短到栽田种谷,从娶妻生子到嫁女添孙,从成家立业到光宗耀祖,她老人家就像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记者一样,有时问得来访人乐呵呵,有时问得我们接不上话。

识字不多的母亲,言语不多,给人带来的愉悦颇多。她老人家一句“早栽田,早割谷;早生崽,早享福”,更是让病友和探访者心领神会。

每天,到病房与母亲聊天的人出奇的多。通山的巧姐说:“您是心善的歌唱家。”因为母亲有时会“手拿碟子把歌唱”,有时会哼“世上只有妈妈好”。咸安的周姐说:“您是采买持家的行家。”因为母亲常和周姐谈种菜经验和腌菜技巧。二嫂说:“婆婆很坚强、很乐观。”还有几位护工主动联系二嫂要为邱妈

护理,据说是乐意和会唱歌的母亲聊天。

“我不晓得擅长的擅字怎么写,但我晓得善良的善字怎么做。”母亲常和我们说。

这里要介绍一下母亲的善良,母亲不杀鸡、不吃鸡肉,不杀狗、不吃狗肉。这是因为既善良又擅长的外公说:“鸡是请善良的人早起的,狗是为擅长的人守门的。”

为此,母亲秉承外公之教诲,一再告诫孩子们要善良、也要擅长,这些孩子包括那些吃过她老人家做的饭、温的茶的村湾学子及我们哥第五个,还有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陈哥、念了武汉化工学院的爱民哥、读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小树苗。

属“马”的母亲为我们做出了“擅”的示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母亲下向阳湖捕鱼捉虾、上茶花山收割苞茅,为了我们的成长拼尽了力气。母亲会踩缝纫机、会纳鞋底做靴、会做棉袄棉裤,为了我们的饱暖千方百计。母亲蒸的粉蒸肉、炒的江夏粉丝、煎的武昌鱼、炖的猪脚焖香菇、捏的糯米圆子都是年

饭的招牌菜。她老人家的善,是善心,是善意,是马不停蹄地展示自己的“不擅长”直到“擅长”。

2026年2月1日,妻子和我又陪了母亲一个下午,母亲的右手牢牢地扣住我的左手,先是和我们讲了一些往事,包括那些她服侍过的娃娃的故事,特别“秀”了一下她老人家曾经最擅长的事。在我们的聆听和附和中,母亲欣慰地进入了半醒半寐之中。

我一向是轻易睡不着的,在母亲的一长呼一短吸的鼾声中,我居然也“晕”睡了近一个小时。其间的一个瞬间被妻拍图发到家人的群里,我开心地把图片保存到手机图库。

这个“晕”,“晕”在儿时的摇篮里。摇篮里,有我的浑浑沉沉,有我的唧唧呀呀,也有我的哭哭啼啼。那是母亲的悉心。

这个“晕”,“晕”在少时的不羁里。把母亲的叮咛当作耳边风,把母亲的宽容当作家常菜,把母亲的佯怒当作就那回事。那是我的粗心。这个“晕”,“晕”在此时的懊恼里。为什

么我不能多听听母亲的唠叨呢?她老人家的唠叨里有期盼、有指引。为什么我不能多体谅一下母亲的为难呢?有那么多个住在“温泉三站”、读在温泉中学、考上一本二本的学子需要她老人家照料,还有那么多的家务需要她老人家操劳。

母亲醒了,攥我的手更紧了。我也从“晕”睡模式转入聆听母亲及周姐聊天的模式。周姐说:“母亲的手,很有劲。”母亲说:“周姑娘的手很巧。”周姐说:“每一次打完针,邱妈总会对医生或护士说谢谢。”母亲对周姐说:“我还不是对你说了谢谢。”……

听着她俩的对话,品味母亲的善良。这善良是真,真的让人很心疼;是善,善于表达善念善举;是美,美于美美与共。

走出病房,回味母亲的擅长。这擅长是她老人家做给我们看,是让我们跟着她老人家学,也是让我们一一往下传导、往后传承。

这不就是天下每一位母亲的善良?这正是太阳下每一位母亲所诠释的擅长!

夜路有灯

○ 张凯

后来,这单子被他贴在了《人民文学》里。那本杂志都被翻得卷了角,里面还夹着不少治病的信息。有次放学,他攥着张剪报,兴奋地喊我:“你看你看,新出的药,应该是真的,好多人买!”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说定了明天就赶去。

现在才知道,那些广告,多半有些是骗人的。可父亲那时信啊。他见多识广,偏偏对这些“豆腐块”广告深信不疑,就因为他打心底不相信,天下有治不好的病。母亲做生意,父亲工作也忙。我一日三餐都在外吃,得了三次黄疸肝炎,又是请长假,又是休学。他总自责:“是我没照顾好你。”背着我,到处打听偏方。

有回从外地出差回来,包里倒出来好些剪报,都用红笔圈着“转阴、断根”的字眼。“全国好多人都有这病,别怕。”他嘴上这么安慰我,夜里却总翻那些剪报。大专毕业那天,我没去领毕业证,躲在家里生闷气。父亲买菜回来,手里提着几块热豆腐,还冒着白气。“读什么不要紧。”他把豆腐放在桌上,看着我,认真地说:“这辈子,得凭本事吃饭。”这话,他后来又说过好几次。可我呢,没当成他希望的医生,写作也搁了好些年,稿费单都断了档。再翻旧物时,看见那本《人民文学》,才发现我那些“豆

腐块”旁边,贴着一张铅笔写的纸条:“凯儿,第一张稿费单。”

父亲有个木头书柜,还在,没上漆,露出淡淡的原木纹。右边抽屉锁坏了,里面码着二十几本工作笔记,蓝皮的、红皮的,字迹一笔一画,刻在石头上。四十岁后,我才敢打开看。里面还夹着没来得及贴的治疗信息,边角都磨圆了。

他走后,我才明白,那些歪歪扭扭的“豆腐块”里,全是他没说出口的疼。

父亲不在后,生病时,再没人往我手里塞药片;家里碰上急难事,也没人拍着胸脯说“放心,你们去忙,有我在”。这时候,我才真切切地感觉到,“父亲”两个字,已经离我很远了。

手机屏幕亮了,深夜12点52分。我发动车子,后视镜里的路灯一盏盏往后退,像父亲当年贴在本子里的“豆腐块”,模糊又清晰。他说过:“凭本事吃饭。”这本事,可不单指能力,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风从车缝钻进来,凉丝丝的。那盏并不十分耀眼的灯,照着夜路。恍惚间,听见父亲低低的声音:“走吧,回家,好好睡觉。”

飞越北冰洋

○ 李御

翻地覆的所谓人类智慧的高科技结晶。海洋会有地震、海啸,会有人类难以承受之重。良知让人呼吁:海洋是宝库,面对宝库,应有敬畏之心。其实更多的時候,海洋是温顺的,透着几分妩媚,甚至让你的脚踝都有一种诗性的抚摩。

南极建站,北极设站,地球的两极,都有中国人的足迹,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不同凡响的创意。

还在北冰洋上空,没有觉得离海洋很高,倒感到俯下身子就能掬一捧海水,这是心与海洋的贴近。无论江、河、湖、海,她们自立于世的最基本的就是水,是一颗颗水珠,汇聚成一条江,一条河,一面洋,如果没有了一颗颗渺小水珠的聚集,江河湖海都只是版图中的摆设。水不舍江河湖海,江河湖海则张开双臂拥抱每一颗水滴,于是成就了我们所见到的蔚为壮阔的自然景象。

万米高空下的北冰洋,就像我钟爱的一条腰带,有时分离,有时紧扎,分离时,我怕你骤然隐匿,紧扎时,觉得你好亲切。地球上的江河湖海众多,但我与北冰洋谈不上深交,我与家乡的长江神交已久,与黄河也是亲密有加,与武汉东湖、多伦多的安大略湖情有独钟,但与初交的北冰洋另有一番情韵。

知晓北冰洋,肯定要晚于其它的大洋,

雪花

○ 徐大发

雪花飘下来,总要把她当作小精灵,转动身姿手舞足蹈地捕捉她,捧在手心欣赏她。打雪仗、堆雪人、扑雪地绘人图……爱一切与雪有关的趣事活动,哪怕手冻得通红刺心痛也会忘乎所以毫无畏惧,有的只是满满的向往与激情。

不知何故,念念不忘的总是家乡的雪。总觉得故乡的雪来得比城市的雪要美。每下雪,数峰变白头,富湖更清冽,山村更恬静,令人不禁想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类的诗句,而在城市总难想起这类诗意。

蜗居小城久矣。每每下雪总想法驱车去乡下小住几天,乡下的雪才白得纯净、白得持久。城雪车水马龙,加之温高效应

青涩岁月

○ 游强进

咸宁温泉中学已是“六秩光阴若电奔,桃李成荫岁有痕”,作为她的学生,写写往事,表表心意。

在温泉中学就读的时光里,我自认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我严重偏科,温泉中学教理科的老师们大抵不太喜欢我,因为在上述这些课程的时候,压根儿听不懂的我多半是开小差、讲故事、看杂书、打瞌睡的。

但对我而言,在温泉中学学习和历练恰是让不自律的我变得能自律,让无能力的我变得有点能力,让无志气的我变得有点志气。由于严重偏科,我对写作乐此不疲。在老师的鼓励、赞扬和肯定下,我写了组诗《开茶山》、相声《为什么》《夸洪广》,根据一些出版的小说改编了话剧《圆规与磨盘》《大有作为》、歌剧《种子金灿灿》《新的征途》,不揣笨拙拙拙诗歌《散三首》投向了《诗刊》,改编写作了电影剧本《长空雄鹰》。是温泉中学给我的知识和营养,奠定了我一生的价值追求和工作取向。1979年初在推荐招工,原安排我去温泉大礼堂守门看场,邻居说我在学校就能写,把我推荐给了电影公司。经理调看我在温泉中学写的习作,改变了原来的安排,直接让我去宣传股报到,从此走上文字工作之路;也因为出版《银幕上的故事》一书的缘故,1985年我被调入党史研究室;2012年,还是因为笔耕不辍,我到市政协工作。可以说,温泉中学与我的一生如影随形,老师的教诲在我的学习工作中如鼓催更。

没有高考的温泉中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1974年,我们整整用半个月的时间开挖平整操场。现今走到母校,我们都会自豪地说,此场是我平!1975年,我们在校园里开荒挖山建茶园。现在,登上茶园,我们也会自豪地说,此山是我开!这一年,我们还参加了整治马桥河劳动,50多公里的徒步拉练活动。第一天徒步,我真的是走不动了,胶鞋的鞋垫和布面全被汗水浸湿,睡在桌上就如同睡在席梦思上一样香醇。醒来发现,两只脚已完全挪不动步子。但即使这样,我们依然走到了金口,聆听了先进典型报告。1976年,课外活动就更多了,老师带领我们在校办工厂“学工”劳动;一个星期在化肥厂上“化学”课、一个星期打靶。

同样,没有高考的温泉中学生活,也是十分活跃有趣的。只要下课和放学时光,操场上男女同学要么踢足球、打篮球,要么踢毽子,要么“斗鸡”,要么跳绳,要么翻单杠,要么弹珠子。那个时候校园里时兴起外号,我由于戴着一副眼镜,自然被喊“瞎子”。虽然今天起外号是校园不文明行为,但那时的我们既不烦也不恼,你喊过来我喊过去,反而觉得亲切自然。

写来有趣。在温泉中学,我还背了两个“黑锅”。其一,由于传看《大众电影》,班上同学都传闻我和某女同学在谈恋爱。其实那只是由于办黑板报接触略多后,十六七岁男孩情窦初开时司空见惯的暗恋和单相思而已。在那男女界限严格、连同桌男女都要划一条楚河汉界的时代,恋爱即是大逆不道,“丑小鸭”般的我岂敢表白?全班23名女同学、26名男同学中,仅有两对同学成为伉俪便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毕业后若干年,我们才知道似这般有暗恋情结,但终藏心里不敢表白以致“有心栽花花不开”的远不止我一个;其二,毕业合影时,我站在了第四排的边上。经不住照相师傅不停校正站位和站姿,不停地喊着“挪”“再挪”“再往中间挪”……就这样不经意间把我挪到了第三排那位女同学后面,站在了一起。我没有一丁点儿主动和故意,但同学们都不相信,非要说我是故意挪到她后面的。经过近50年的沉淀,让这些琐事埋藏在心中,不更是青葱岁月里温泉中学的一份深沉又热乎的记忆吗?

我是温泉中学1976届毕业生,妻子高我一届,女儿是2002届毕业生。我家两代人与温泉中学的情缘密不可分,温泉中学给予我们的恩泽山高水长。岁月荏苒,沧海桑田。温泉中学已经走过了60年的辉煌历程,还将在辉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我们心目中,温泉中学永远是最好的学校,永远有最可爱的老师,永远是最美丽的校园!

经过一夜的酝酿作兴,雪终于飘了下来。一开始是零零星星的星粒,继而更是纷纷扬扬的粉屑,最后是夹杂着大朵大朵鹅毛飘荡的雪花……大地由黑变白,覆盖加大加厚加深,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

这场雪其实是今年第一场雪,但于我是今年实见的第一场。真的第一场雪下在更远的高山上,无缘赶去实地观看,只能在新闻荧屏上见。眼下的第一场雪,上下都作了预告应急,使得不同职能从业人员紧急奔赴雪落的一线,几乎落掉了那份赏雪的心绪。

不知什么时候起,渐渐没有了赏雪之情。因了司空见惯?起了日渐成长老?因了屑事烦多繁杂?……

小时候,每次下雪是那么的惊喜异常。



说雪

○ 陈鸿章

雪落时,大地忽然学会沉默不是哑口,是把喧嚣折成六瓣形的信寄给每一寸等待它的土地它轻得像未拆封的春天却偏要在最冷的枝桠上替人间补一件素衣你看那青竹弯了腰,原是将绿意藏进雪的怀抱里等春风来翻页有时它像星星碎了从夜的天际里舞出银粉撒得村庄、山川都是有时又像心花偷跑出来趁晨雾未散,在阶前开一场比人间更干净的莹它懂得如何抹平沟壑那些崎岖的路、皱巴巴的心事都被它轻轻覆盖像母亲拍着孩子的背说:“睡吧,明天会软些。”可它偏要留几笔在梅梢让红与白相认,说这是冬天最倔强的吻有人听见它在瓦上弹琴弦是月光,音是霜有人看见它追着马蹄跑把归程染成章台街的絮连风都醉得踉跄最妙是雪落柴门时阶前的白漫过门槛替远客留一行脚印那是诗从大寒捎来的信说“我来了,带着整个冬天的暖”哦,雪啊你不是人间的富贵花是天上漏下的云是大地未醒的梦是所有没说出口的温柔都被上了透明的铠甲当最后一粒雪融化在掌心时才懂你为何偏要在冷处扎根原来最热烈的爱从来都藏在最安静的白里

新年的喜悦

○ 李昌林

草长高一截
花开过一春
日子长了一岁
岁月,打了一个小结
绿茵间还残存雪花的洁白
河柳对着镜子精心梳妆
和风细雨里的一丝暖
洒满姑娘粉色的油纸伞
羞羞的情窦初开
就这样被春风搅乱
鞭炮声声辞旧迎新
梅花脉脉含情送福
豌豆发芽吐新香
油菜花开十里香
夜夜开花迟
日日谢花早
鸟鸣飞上了枝头
年味在叭叭喳喳里欢闹
新年的喜悦
从红冬樱裂开的嘴中
在玉兰花撑开的伞里
羞羞答答地粉出来

腊八粥

○ 亚洲

想喝你的腊八粥
想喝你一碗暖腊八粥
你的红枣 莲米甜 香米香
你的八种食材若是营养了
我胃部的湿地公园 多好哦
四时八节都恭喜发财
其实呢 这些我都不在意
只在意那勺碗里
装着的一片遥远的海
我下海去 并非采集珍珠玛瑙
马年将至 我想叫出一匹海马
骑着它观看海上日出并游历
你所有漂亮的景区 然后
我就朝花夕拾 拾起一枝
迎春的夜来香 只为换取你
亲手为我烹饪的一海碗
有温度有口感有风味的腊八粥

青龙山

○ 柯丁明

咸宁胜景卧青龙
逸透藏蕨茶翠葱
古寨冯京骑蛇泳
今朝柯京驮文雄
公园腰挂迎人栋
学校胸怀育众生
月桂山花香四季
松涛鸟伴动苍穹